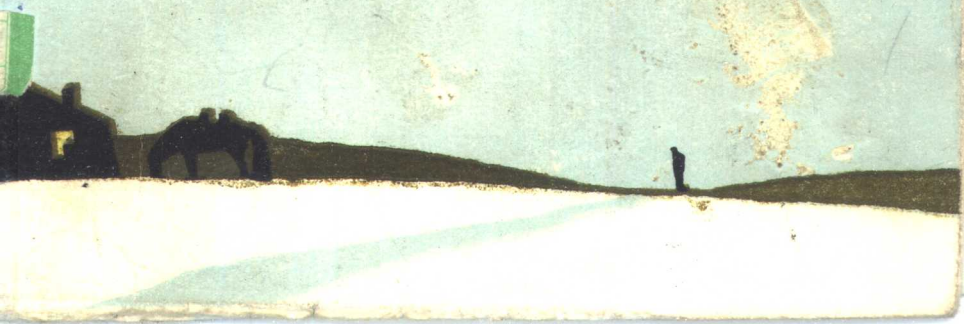


少女漂泊记

赵世荣



I247.5

342

少女漂泊记

赵世菊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大章

装帧设计：韩居国

少女漂泊记

Shaonu piaobo ji

赵世菊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克山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73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插页 5

字数 247,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430

统一书号：10360·25 定价：2.35元



作者近照

目录

分娩.....	1
邂逅相遇.....	6
责任.....	10
管庄.....	12
相思树下.....	17
在密云的小火车站上.....	23
泪水.....	26
初到老岭.....	32
心的跋涉.....	34
解围.....	39
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工厂里.....	41
深山里的人家.....	46
郝伯来了第一封信.....	54
月夜里.....	55
我用了假调令.....	62
在椴树流蜜的那些日子里.....	65
调令的真谛.....	70
我们经历了一个倒霉的场地.....	75
侮辱.....	79
人和蜂一样烦躁.....	82
佟雯没有理解我.....	86

在坎坷的驿道上	89
老万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	93
草原上不愉快的日子	100
除夕	104
七叔公发怒	108
幸运	113
迷路	118
做女的真难	122
寻找人家	125
韩姐	127
在溟濛的月宫里	130
骨肉深情	135
大雾之后	137
蓝天下的一小块儿圣地	139
在河边	142
大亮子	145
留在草原上的诗笺	151
天无绝人之路	153
去安徽宿县	158
新的起点	163
岳家	169
朋友	171
同是天涯沦落人	176
《她那一双滞呆呆的眼睛》之厄运	181
离别	184

一切都是自然的.....	188
姑苏城外	192
负疚	196
大海上	198
在漫漫的冬夜里	203
孤独中的思念	205
雪野情趣	212
蜂患	215
解冻的日子	218
我的姑姑和她的家	221
春潮	226
钱仓	228
重返星儿岛	235
麻埠日记二则	240
一缕心香未灭	245
“相亲”	247
郝伯与海儿	250
这里不少人皈依宗教	254
七叔公来了	261
夜进南湖	267
我看见了一滴孤苦的泪	271
南雁荡山游记	274
决心的履行	280
无奈	282
相见时难，别亦难	284
是上苍赐了我良机吗？.....	285
孑然一身轻，心儿比铅重	288

在《聊斋》的故乡	289
郝伯的回信	291
寻找	293
我这是怎么了?!	298
两颗真诚相见的心	300
病魔	305
婚约	305
悲秋	310
路阳的遗憾	313
欣慰	315
五营	318
寄往星儿岛的手稿	322
惓惓慈父心	325
病中记事	327
甜蜜中的哀思	331
告别呼兰河	335
险些重演的悲剧	338
出院后的第一篇日记	342
草原上的婚礼	345
转折	347
月明之夜	351
令人不能置信的喜悦	357
横祸	362
草原上的凭吊	368
未完的结局	372
上路	374
后记	378

那是谁说的呢，爱要爱那死去的太阳，它的血染红了半个天……

太阳沉下去了，它好象把自己的血全部倒入了海里。那黑黝黝的波涛泛起了红光，叫人想到死的庄严。

命运的船把我拖过苦海，抛掷在这闽浙交界的星儿岛上。这个小岛方圆没有两平方公里，就住着郗伯一户人家。郗伯大概有五十多岁了，他只有一个弯了背的老母亲，我叫她阿婆。今天一早郗伯就带着他的小狗到邻岛给人看病去了，不知今天会不会回来？但是，这位郗伯既不象这里的渔民，也不象当地的那些“土著”医生；他很象一个涵养极深的学者。他既会讲温州话，又会讲福建话，还会跟我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我看见他房间里的那些医书中，有很多是外文原版书，他甚至给自己的小狗也取了个英文的名字。

海边这块柔软的沙地，是我喜欢的地方。我经常象现在一样，仰卧在这儿，倾听着大海的涛声，望着那无尽的苍穹，仿佛我的心中和它有着一种神秘的默契，彼此间的感情在交融着。

——有时我想，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在这儿，闭上眼睛……让海潮轻轻地把我漂走，送我到爱人安息的地方；

——有时我想，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在这儿，闭上眼

睛……让海潮轻轻地把我漂走，送我回到故乡，那曾被称作晒网场的地方^①；

——有时我想，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在这儿，闭上眼睛……让海潮轻轻地把我漂走……

可是，当我用手触摸到自己将要分娩的、高高隆起的腹部，唯有腹中成熟了的胎儿的阵阵骚动，才使我得以解脱一下这孤凄欲绝的心境。

我记得爱人给我讲过的故事，——那是但丁和他的《神曲》里的。但丁在九岁的时候初次见到了贝亚德丽采，十八岁的时候又见了一面。仅仅两次相见，却使但丁的一生都对她充满着苦苦的思恋。然而，这思恋对于但丁又是多么可贵！他从这里得到了信念，得到了灵感，得到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生活下去的力量。但丁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心里默默地为贝亚德丽采许下了愿心，一定用从来没有立过的纪念碑去纪念她，——这就是后来但丁和他那不朽的《神曲》。

虽然，但丁的整整一生对贝亚德丽采都怀着热烈的思恋，可他却无从倾泄这种感情。《神曲》中，但丁只能把和贝亚德丽采的再次相遇安排在净界里，并在那冥冥的幻想之中跟她一起在天堂遨游。

去年，我也刚好过了十八岁。和但丁相比，我幸福多了。不是吗，我有过火热的爱情，那爱曾充满了我和爱人年轻的生命。我深信，我也会象但丁一样，为自己心爱的人立起一块纪念碑的。只是，这爱情不曾发生在天堂里，而是在祖国殷

^① 哈尔滨满语译音：晒鱼网场。

实的大地上……

这些天，我已经开始在着手做这件事情，却琢磨不出该给这块纪念碑取个什么名字。思来想去，索性就叫它《苦涩的蜜》吧！因为在那段放养蜜蜂的日子里，生活为我酿造了一杯苦蜜，我喝下了它，便融进了我的血液。

大海汹涌着，怕是要涨潮了。一只孤单的海鸟鸣叫了一声，低低地掠过了海面，——哪里是它栖息的巢穴呢？它有妈妈和伙伴儿吗？天暗下去了……

啊！突然，我又感到了那熟悉的、柔软的嗅觉在我枕着的手臂上喷吐着热气。“富勒特！”^①我高兴地呼唤着这小狗的名字，知道它的主人也已经回来了。

我双手撑起笨重的身子，骤然感到一阵疼痛，使我险些站不起来。这时我的精神有些紧张了，难道这就是郗伯让我看的那本《保健手册》上写着的，孕妇产前必有的那种阵痛吗？

我朝着回去的道上望去，高坡上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暗褐色。在一些棱角嶙峋的山石中间，又突兀出那尊我常常在这里望到的“石柱”，——那是郗伯严肃、高大的身影。趁着疼痛的间歇，我快步地朝郗伯走去。见我走来，他象往常一样，开始沉思般地在自己的周围踱着步子等我。

“天晚了，要着凉的。”郗伯远远地冲我说。

当我走近了郗伯，又是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向我袭来。

郗伯见此情状忙过来搀我。

“不用，郗伯！我可以……”

^① 富勒特：英文，朋友的意思。

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恰好有棵小树，我信手攀了过去，才挨过了这阵疼痛。随着疼痛的过去，我不再讲话，只想尽快地走回家去。

在昏暗中，富勒特甩着它那棕红色的尾巴，远远地在前面带路。邨伯跟在我的左右，随时准备伸出援助的手。

翻过了这个小山坡儿，就到了邨伯家的屋后。这是一所南方特有的、简易的二层木板结构的楼房，看起来木质有些陈腐了。房子的周围种满了几乎和楼顶一样高的竹子，作它的篱墙。院子里还生长着一棵古老的相思树。

板楼内的格局很简单，底层的中间是厨房（兼作吃饭间），两旁各有一间屋子。左面是邨伯的卧室；右面是邨伯的诊室，偶而有渔民来看病，就在这儿诊治。板楼的二层，一头放着我和阿婆睡觉的床，另一头堆放着些家用的东西，中间宽敞极了。

走进家里，阿婆已经把饭烧好，用竹罩扣在桌上。当她见到我时，脸上的神情顿时比我还要紧张，她知道我要生产了。邨伯不知和阿婆在讲着什么，阿婆不会讲普通话，她和邨伯讲的闽南话，我听不懂。来到这个小岛已有四、五个月了。我和阿婆之间也只能用表情或手势传达着各自的意思。

他们把我安置在邨伯的诊室里，这是事先就安排好的。我躺在床上，疼痛一阵紧似一阵。我听见阿婆在忙着烧水。邨伯出出进进地在忙着做接产前的准备工作，还不时来到我的床前，为我摸摸脉搏，量量血压，擦去我额上的汗渍。他神情中的那种严肃和冷静，使我羞于让他为我接生的那种心理几乎全没有了。

大海涨潮了，我听到了那“哗——哗——”的潮声……

阿婆虽然落下了木窗，可我还是感到了海风带着股咸腥味儿在吹拂着我的蚊帐。潮声伴着阵阵疼痛，我吃力地喘息着，无声地挣扎着……后来，郗伯在我的胳膊上注射了一针什么药，使我几乎在一种蒙眬的状态中昏昏睡去。

“哇一哇一哇一”随着清亮的啼声，婴儿终于坠地了。

“男孩，是个男孩！”郗伯欣喜地把这个小生命托在两只大手掌上。

我还是第一次在郗伯的脸上看到这样的笑容；可这笑容对于我，象是那么熟悉……

这回，我和阿婆准备了很久的东西全都派上了用场：小被子、小褥垫、小衣服、尿布，等等，应有尽有。房间里虽显得有些纷乱、杂沓，但凭添了一种新的生气。

阿婆弯着背忙了大半夜，给我煮了面条儿，里面卧上了鸡蛋，还叫我喝下一大碗自酿的红酒。郗伯站在阿婆的身边，向我转达着她的意思：南方妇女生小孩儿全喝这种酒，是为了驱逐寒气和催下奶水的。

我向阿婆点着头，表示明白和感激。

天快亮了的时候，郗伯和阿婆都休息去了，我却没有一点倦意。这个红红的小生命，浑身长满了茸乎乎的胎毛。他睡在我的身边，使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安详，我被做母亲的那种神圣的感觉深深地陶醉了……

真奇怪，我刚刚闭上眼睛，竟在一个瞌睡之中做了一个梦，叫我清醒过来还对它穷追不舍。我觉得那不象梦，也不是幻觉。急迫中，我下了床走出房间，向二楼跑去；由于身

体过分虚弱，在楼梯上跌了一个跟头。

“阿秀，怎么这样早下床了？”隔壁传来了郝伯的声音。

“我想看看大海。”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了一声。

上了二楼，凭窗眺望，大海上真地出现了我那梦幻中的奇迹。——朝霞里，我的爱人驾着白帆向我驶来，来看望我和他那刚刚出世的儿子……

邂逅相遇

两年前……

我从哈尔滨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之后，我没有去看望父亲，就带着简单的行李径自坐上了直达密云的公共汽车。

我不去看望父亲，不是因为他当时的遭遇；从小母亲也没有教我去恨他。不知为什么，每当想到父亲时，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使我不愿见到他。

我这次去密云，是投奔一个从温州来的养蜂场，找一个叫夏厚正的人。姑姑在信中说，他是我姐夫的亲戚，让我叫他七叔公。

……小桥、流水、人家、麦田，望不尽的麦田……柳岸、果园、群山，望不断的群山。那群山之上还不时闪过长城的残垣，禁不住叫人感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和伟大！

清风阵阵，峰回路转。汽车在急驰，仿佛我的一切也都随着抛在了后面——那遥远的、现在的。

“给我找出来，不让我把那对玉瓶带走，我要你的命！”

半夜，一个突然闯入我家的男人把我吵醒。我揉开惺忪的睡眠，只见妈妈坐在一旁低低地啜泣着，我爬起来，惊恐地投进她的怀里。

那时我还很小。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你这资本家的狗崽子，有什么资格跟我们红卫兵一起去串联？”一个红卫兵的骨干站在凳子上，正指责一个和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引起了周围同学们的哄笑。我也站在同学中间，听了这番话，悄悄地从别人的背后溜走了。

“……我真担心你现在的处境。哥哥回哈尔滨卖掉了房子，学校里现在又住不成了，长住在同学家也不是个办法。如果嫂嫂还活着就好了，总不至于让你这样委屈。你上我这儿来吧，和姑姑在一起总还有个照顾。人们都说，宁南行十里，不北挪半寸。温州这地方是很不错的，你来了就会知道了。

“和蜂场在一起，可以在各处散散心，也帮我照看一下那几箱蜂。这样，秋天的时候也就到我这儿了。

“来吧，晓秀，我等着你……”

读着姑姑的来信，似乎亲人那温暖的手抚摸在我受伤的心灵上，我潸然泪下……

“嘎”地一声，汽车突然停在了山边的公路上。

看前面，大小汽车已停了长长的一串。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儿？

汽车一停，连点儿风都没有。时令还没有跨入六月，可这儿的天气竟这样燥热，使人感到呼吸都困难。

看来，汽车一时不能开。乘客们纷纷下车寻找阴凉的地方去了，我也只得跟着下车。

太阳光真毒，把公路上铺的沥青全烤化了，没化的地方踩上去也已经变得软塌塌的。不远的山边，有一排稀疏的小树，刚能遮点儿阳光。我和大家站在小树下面，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来看，啊！已经到了孤奴山与潮白河并行的地方了！

过路人看我们等得着急，便自动地给我们通报着消息：

“你们怕是一时走不成了。前边打伤人，躺在道中间儿，还不知死活呢！”

“那是些什么人在打架啊？”乘客问他。

“全是些在桥头修路的劳改犯！”

前边，离公路不远的桥头上，一大群人正沿着河边朝我们这个方向簇拥而来。我随着这些好奇的乘客跑下公路，站到了一块离河边不远的大石头上看热闹。

只见，在一群围观的人们中间，四个浑身血迹斑斑的人在厮打着，其中一个还举着把雪亮的铁锹，随时准备向对手砍去。一看就知道，这几个人是劳改犯。他们全穿着一色的胶鞋，灰裤子的下半截挽着，光着膀子，头发都被剃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罪犯。

这四个人的阵局是三比一。被三个人夹攻的那个小伙子，赤手空拳。只见他机警地向后一闪，冷不防，一拳朝对方打去，对方一个趔趄，他猛转身又一脚，把另一个同犯踢出去

老远。他简直象头狮子！看得出来，最叫他难于对付的，还是那个手持铁锹的同犯。这个小伙子沉着、镇定、灵活地冲着朝他砍来的铁锹躲闪着，撤退着，很快从我的身边跑过去，那三人同犯紧紧追赶。他们跑过去不久，我的视线被涌上近前的人群给挡住了。尽管看不见了，但三比一的阵局，怎能不叫人替那个小伙子的命运担心呢！

大概足足过了二十分钟，跑来了几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朝他们包抄过去。

四个罪犯被押着往回来了。刚才持铁锹的罪犯被打得鼻孔流血，而他的铁锹却落在了那个小伙子手里。直到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胜利者”。看上去，他有二十几岁，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两只胳膊的肌肉发达。他的头发比其他罪犯略长了些，和两腮上的连鬓胡子一样卷曲着，那带血的、很宽阔的前额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在喷射着怒不可遏的凶气，叫人看了觉得那么可怕。这种形象我好象在古希腊神话的雕塑中才见过的。——他犯了什么罪？是偷窃？是强奸？是反革命？还是拦路抢劫？总之，好人是绝不会被关进监狱的。一想到这些，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一阵醒醒的感觉。

汽车缓缓地开动了。我有些眼晕和恶心……是因为闷热吗？是因为我看见了鲜红的血吗？还是因为在我的心中凝结起一个不解的谜：为什么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美丽的外貌和心灵成一个反比。